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一

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一

宋

釋惠洪 撰

慈明禪師

南岳十一世

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諱楚圓少為書生年二十

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

或云依金地寺

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

游方公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

呵以為少叢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

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

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
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
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
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三年未許入室公詣昭昭
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
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
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
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公擬伸救

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
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公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
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公乃往見大年大年問曰對面不
相識千里却同風公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真个脫空
公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公曰作家大年
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復喝公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
真是龍象公曰是何言歟大年顧令別點茶曰元來是
家裏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

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大年拊膝曰者裏是什麼處所公拍掌曰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悟時因緣否公曰唐明聞僧問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大年曰只如此語意如何公曰水上掛燈毬大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公曰內翰疑則別參大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公曰一任踣跳大年乃又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曰近得

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
大年默然歸語公曰李公佛法中人間道風遠至有願
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公黎明謁李公李公
閱謁使童子問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公曰今日特來相
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公曰不因今
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
相見去也公曰腳頭腳底李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
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公曰什麼處得此消息李公喝之

公曰野犴鳴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既辭去問
臨行一句公曰好將息李公曰何異諸方公曰都尉又
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專為流通李公又喝
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
法為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有一語寄唐明公曰明
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當公曰更深猶自可午
後更愁人大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公
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句公曰重疊關山路

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公作噓聲大年曰真師子
兒公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公公於書尾畫雙足寫來
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櫛示雙趺人
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公以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僧
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公曰我徧參雲門
尊宿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公依止又三年乃游仰
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公出世說法
守虛南原致公公不赴旋特謁候守願行守問其故對

曰始為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佳三年棄去省母以白金為壽母詔曰汝定累我入泥犁中投諸地公色不忤收之辭去謁神鼎譚禪師譚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公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眾大笑譚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譚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公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譚回顧相矍鑠公地坐脫

隻履而視之譚老忘所問又失公所在公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譚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公自是名增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敬信譚見延稱公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席虛延白郡請以公主之法令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示衆曰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

自縛第三句薦得四楞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為汝出氣乃噓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州同參拄杖橫也挑掛乾坤大地盞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廬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後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

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
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
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著冬月襖分明無事人
特地生煩惱喝一喝時真點胸者為善侍者折難自金
鑒還公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
事真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為佛法要切真
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公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
見解真不敢仰視曰願為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

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住
南岳福嚴以大法授南禪師語在南傳僧問臨濟兩堂
首座一日相見同時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
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此意如何公作偈曰啐啄
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明緇素北地
黃河徹底渾又問趙州勘婆子師意如何公亦作偈曰
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
海悠悠明日陞座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个

中意日午打三更遂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移住興化康定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公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公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道過瑯琊覺禪師出迎大喜曰有衆之累不得躬造受曲折而惠然辱而臨之天賜我也公

為逗留夜語及并汾舊游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揚州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遣人追不及云是舉道者頃在汾州時尚少舉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公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墮負何以為人覺屏息汗下公為作牧童歌其略曰回首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一切無物任意游要收只把索頭撥小牛兒順毛將恐上高坡四蹄脫日已高休餵草

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渠東西倒
覺默得其游戲三昧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
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公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
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
問取皮袋公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李公曰今日熟如昨
日隨聲便問公臨行一句作麼生公曰本來無罣礙隨
處任方圓李公曰晚來困倦更不荅話公曰無佛處作
佛李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

之化與圓問荅嘉歎久之公哭之慟臨壙而別之有詔
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
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
爾公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
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跣趺
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誌其
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公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
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

來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黑
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又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三三
三三果曲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
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參慈明聞而笑之云

贊曰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
乃可負垂天之翼三世如來之法印重任也豈尋常之
材可荷擔乎余觀慈明以英偉絕人之姿行不纏凡聖
之事談笑而起臨濟於將仆叱咤而死黃龍之偷心視

其施為不見轍迹未三世而死為繩墨諺曰字經三寫
烏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二

宋 釋惠洪 撰

黃龍南禪師

雲峰悅禪師

黃龍南禪師

南岳十二世

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齟深沉有大
人相不如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
鑒嘗隨鑒出道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十九落
髮受具足戒遠遊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

却倚寶時時。眴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栖賢
依諲禪師諲蒞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模之三年辭渡淮
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
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歎
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
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
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
銀徒可玩入鍛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

曰雲門氣宇如玉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
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
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
默計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悅師翠岳而使我見石霜見
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中途聞慈明不事事慢
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攸縣登衡
岳寓止福嚴老宿號賢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
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

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
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剥諸方而件件
數以為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念悅平日
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脅之間其可自為疑礙乎趨
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
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
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
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

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
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
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鶉鳴鵲噪鐘
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却慈
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
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
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荅趨出明日
詣之又遭詬罵公慙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

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
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
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為讎慈明
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
去時年三十五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
不測而機辯逸羣拊公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年
游荊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
谷泉安識慈明是秋北還獨入泐潭澄公舊好盡矣自

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
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
請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
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
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
似澄澄為不懌俄聞嗣石霜泐潭法侶多棄去住歸宗
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為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
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

嘗言住黃檗結菴於谿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
老焉方是時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
與交武竭魔于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為有餘
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
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
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上吾亦
與之俱困而極于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
盡而自釋也又曰煦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

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脚
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為三關脫
有酬者公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
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
此未透關者也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
大智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尊使會罷
起跏趺寢室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
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

五十夏

或云閱世六十有六坐三十有七夏

大觀四年春勅謚普覺

贊曰山谷論臨濟宗旨曰如漢高之收韓信附耳語而封王即卧内而奪印偽游雲夢而縛以力士紿賀陳狶而斬之鍾室蓋漢高無殺人劍韓信心亦不死宗師接人病多如此臨濟宗旨止要直下分明鉗鎚付在嫡子親孫余觀黃龍以三闕語鍛盡聖凡蓋所謂嫡子親孫本色鉗鎚者也

雲峰悅禪師

南岳十二世

禪師生徐氏名文悅南昌人也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
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徧游江淮常默坐板念
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蘗三年黃蘗不識也
陳尊宿者教之令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
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為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
然我所欲聞者異耳時荊州金鑾有善筠州大愚有芝
悅默欲先往造芝或不契則詣荊州至大愚見屋老僧
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闕高枕悅

無留意欲裝包發去將發而雨雨止而芝陞座曰大家
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
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
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為衆乞飯去
我忍饑不暇暇為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即請行及還自
馮川芝移住西山翠巖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
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
望汝來為衆營炭我忍寒不能為汝說法乎悅又不

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大室芝曰佛法不
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
推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
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
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
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
年而芝歿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顯禪師尤敬
畏之每集衆茶橫設特榻示禮異之聞南禪師住同安

自三衢入鄱陽來歸謁古塔主遂首衆僧於芝山南禪
師遣使迎之又首衆僧於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請住翠
岳方至首座出迓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
大用悅厲語曰汝甚處去來首座擬對悅掌之又擬申
語悅喝曰領衆歸去於是一衆畏仰示衆曰昔年曾到
今日復來非唯人事重榮抑亦林泉增氣且道如何是
不傷物義一句良久曰天高東南地傾西北問僧曰汾
州言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舉杖曰此是拄杖子阿那

个是行脚事僧無對悅荷之曰直入千峯萬峰去又問
僧盤山言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
之無瑕如何僧無對悅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從何得
此消息耶住山儉約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竊水悅遣
兩力邏得之田夫窘推甲墮水視之已死乙走白縣吏
來驗則甲蓋詐也抵獄坐使之當著縫掖龍興一老僧
以醫出入府中夜聞徃懇白府主曰如悅者佛法龍象
也豈宜使出叢林耶府主曰法如是奈何以度牒付之

悅得以夜馳依吉州禾山山中有忌之者將不利於悅
悅又造南嶽依承天勤禪師十年不出戶道遂大顯著
學者歸心焉乃出住法輪給舂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幘
負包而至者則容喜之見荷擔者顰頰曰未也更三十
年跨馬行脚也悅與潭州興化銑禪師友善銑住持久
老於迎送悅屢勸其棄之歸林下銑不果一日送客墮
馬捐臂以書訴於悅悅以偈荅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
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

銑笑曰負負無可言俄遷住雲峰嘉祐七年七月八日
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
若問指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
塔于禺谿之北

贊曰黃檗大用如塗毒鼓嘗搥之而死臨濟置之二百
年矣芝公又一搥之而死雲峰余讀其語句如青山白
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攬方知至其發積翠以見慈
明發晦堂以見積翠至公法道則有大愚陳睦州之韻

嗚呼叢林方歎其不肯低手故嗣之者無聞是何足以知悅哉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三

宋 釋惠洪 撰

黃龍寶覺心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黃龍寶覺心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為書生有聲
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
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墜
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

峰悅禪師留止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公至黃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峰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

即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徃決雲門語
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
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
南公肯之已而徃翠岳真禪師真與語大奇之依止二
年而真歿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令接納後來南公遷
住黃龍公徃謁泐潭月禪師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
方同列笑之以謂政不自歇去耳乃下喬木入幽谷乎
公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

川中以小疾醫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學
見楊傑次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未識南公次公曰有
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公劇談
神思傾豁至論肇論會萬物為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
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公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
有情即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成得一體公
立不能對公曰纔入思惟便成剎法何曾會萬物為自
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毘耶

小室何故不礙為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為別假異術耶
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
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
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斂念不須彈指早
開局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
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公入滅公繼住持十有二年然性
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
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公三辭不往又

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
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
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
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
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師直聞之不敢以
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為舉其
綱其言光明廣大如青天白日之易識其略曰三乘十
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

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

所未聞又荅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
疑但無始已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
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
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
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
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
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
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公以生長

極南少以弘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
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
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之守九江公見
之器資從容問公人臨命終時有旨訣乎公曰有之曰
願聞其說公曰待器資死即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
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
舍亦不往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間為宋地僧生涯三事
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

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公人物黃龍南公道貌德威極
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公之造前意甚閒暇
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
者衆矣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間人未之見或慢謗承
顏接辭無不服膺公既臘高益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
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
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葬於南公塔之
東號雙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傳

贊曰公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然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裴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追玩南公曰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此老為克家之子嗚呼隕此偉人世間眼滅惟此未嘗不心折讀其陳迹尚若雨霽之夕望東南之月皎然萬星之中忘其身在唾霧間也

泐潭真淨文禪師

南岳十三世

真淨和尚出於陝府閿鄉鄭氏鄭族世多名卿師生而傑異幼孤事後母至孝失愛於母數困辱之父老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耆宿廣公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奪京洛講席自為主客而發奧義者數矣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師幡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

所至辨論傾其坐人指目以為飽參治平二年夏坐於
大瀉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
無透路豁然大悟時南禪師在積翠師造焉南公問從
什麼處來對曰瀉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進曰未審向
什麼處去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遊曰若然者學人亦
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屨是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
錢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
駭異之于時洪英首座機鋒不可觸與師齊名英邵武

人衆中號英邵武文關西久之辭去寓止翠岫順禪師
順曰子種性邁往而契悟廣大臨濟欲仆子力能支之
厚自愛南公住黃龍師復往焉南公曰適令侍者卷簾
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
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
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厲聲曰關西人果無頭腦
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者僧也未夢見南公大笑自是
門下號偉異博大者見之聳縮南公入滅南游衡嶽還

首衆僧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太守錢公弋先候之
師復謁有契逸出屏間師方趨逆之少避乃進錢公嘲
曰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畏虫虎難
降護宅龍錢公嘆曰人不可虛有名住洞山聖壽兩剎
十有二年謝事東遊三吳至金陵時舒王食宮使祿居
定林聞師至倒屣出迎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
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
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為

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為具謂譯者之訛如何對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為寺以延師為開山第一祖舒王以師道行聞神考詔賜號真淨未幾厭煩闍還高安菴於九峰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移住歸宗又二年張丞

相時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帥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強
盡禮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
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
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跣趺衆請說法師
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
說遺誠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寂又七日闍維
五色成綵白光上騰煙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
得之分建塔於泐潭寶蓮峰之下洞山留雲洞之北

贊曰雲菴以天縱之姿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宗旨
於黃龍而已其沮壞義學剖發幽翳以樂說之辨洗光
佛日使舒王敬誠心服至獻名于天子施第為寶坊道
顯著矣然猶掉頭不顧甘自放於萬壑千岳之間究觀
施設其心不肯後濶山曹谿蓋一代宗師之典刑後來
衲子之模楷也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四

宋 釋惠洪 撰

仰山偉禪師

東林照覺總禪師

仰山偉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行偉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語頽然地坐終日伏犀插額眉目疎秀人皆異之年十九游京師聞寶相寺大乘師方益有鑒裁謁之益曰君丰神不凡然非凌烟麒麟所宜置正當袒肩荷擔如來乃稱耳偉欣然

曰此吾心也願執役掃除益以講學聚徒偉甘勤力挽
車運粟破薪佐炊無所不為者十三年乃剃落受具辭
益經行諸方益令入洛遂受賢首教於太三藏成名隱
其席常千人講無定居南遊門弟子有願隨者偉不却
至淮上所至禪林盛藉藉聞宗師名心怪之館淮山古
寺見昔同學法亮黥衲勃窣高其衣裙布纏兩脰驚曰
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觀太息亮笑叙寒溫而已偉問
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為汝

敷說偉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即趨去偉謂其屬曰亮聞見淹博知法解義倍我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詣黃檗謁南禪師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乃語偉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聞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偉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偉嘗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

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為何事曰來親覲又問
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酬者韋曰
若言見爭奈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荅寂曰
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稱善偉亦以為然南公獨
曰瀉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偉日夜究思不悟其
意將治行而西卜菴蒿少之下為粥飯僧夜與一僧同
侍座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
語是陀羅尼南公顧香爐僧即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

就添以炷香乃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偉驚
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
不解爭能與麼偉方有省偉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
一室謝絕交游有過偉者虛已坐以延之躬起炷香叉
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為太絕物非和光同塵之義面誠
之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
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人曰我豈有工夫閒處用矧
行偉根性日劫相倍者寧暇固世情事清談諛悅人增

我相乎南公賢之熙寧二年南公歿于黃龍江西使者
檄宜春厚禮致以居仰山未期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
參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謂之後身通智性剛蒞事
有法度俾某人職某事莫敢違者嘗遣化十二輩偉以其
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偉問
為誰曰隨州永泰偉方經營中首座曰泰遊山去請以
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寔在首座匿之以欺
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

寔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
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為乃甘自破壞乎首
座屏息受罰俱永泰者出院諸方服其公泰後嗣其法
住黃檗山首座住瀉山嗣黃龍偉夏夜坐深林袒以食
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
人泣曰師獨奈何不少忍曰為其障我行道蒲伏床上
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

連塔于寺之東閱世六十三坐三十三夏

贊曰法句經言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觀偉施為宜
若起心者何哉永嘉曰晝夜精勤恐緣差故不惜身命
以知恩故偉方畏緣差負法道之恩引雲門趙州以自
較渠恤是真是妄哉非志烈秋霜何以若此耶

東林照覺總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常總生劔州尤谿施氏母夢男子頽然色如金
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

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神觀秀異驚翔虎視威掩萬僧偉如也初至吉州禾山依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厚禮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風辭材至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寺火南公遷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而遷黃檗積翠自積翠而遷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返南公嘉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受大法旨訣志將大掖臨濟之宗

名聲益遠叢林爭追崇之南公歿哭之不成聲戀戀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榮公脩撰請住泐潭其徒相語曰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心公寶覺舉總自代總知宵遁去千餘里王公檄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有識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遂聞天子有詔住相

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

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

遠公所酌之泉

在方丈之西也

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黎號廣惠其

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奏號

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下衆盈七百總嘗

燕坐私相告曰方丈夜有白光天香郁然其得衆心如

此山門遣化多邊徼瘴霧處有死於其所者總必泣設

位祭奠盡禮薦拔以故人人感動羅漢系南禪師祐公

之子有禪學未為叢林所信至東林總大鐘橫撞萬指
出迎於清溪之上於是諸方傳之號小南其成就後學
又如此總住持十二年夏屋崇成金碧照煙雲如夜摩
覩史之宮從天而墮天下學者從風而靡叢席之盛近
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浴罷安坐
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於鴈門塔之東閱世六十
七坐四十九夏

贊曰余嘗游東林覽觀太息念其初構之功叢林之盛

非願力大士莫能為之也東坡詞曰堂堂總公僧中之
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是事且止聊觀其一戲蓋將談
笑不起于座而化廬山之下為梵釋龍天之宮渠不信
夫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五

宋 釋惠洪 撰

大瀉真如喆禪師

雲居祐禪師

隆慶間禪師

雲蓋智禪師

大瀉真如喆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慕喆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以精嚴律身翠品真禪師遊方時

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胸所至犯衆怒
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羣居不敢失禮真佳兩
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喆侍者謂人曰
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
去依止黃檗遂游湘中一盞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
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會嶽麓法席
虛盡祝迎以為出世累日而後就俄遷住大瀉衆二千
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

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
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鐙十有
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
聖堂初猶浴至老不浴者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
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
退以畏煩鬧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
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
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

厭佛祖也安有名為傳法而厭佛祖乎汝安得不祥之
言哉詰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飾貴賤
一目問學者趙州洗盃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詰以手
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
初八日無疾說偈與衆別良久遂化闍維得舍利大如
豆光潔明徹目睛齒爪皆不壞門弟子分塔瀉山京師
兩處

贊曰真如平生以身為舌說比丘事及其霜露果熟則

衆聖推出余觀其潛行密用於山間樹下至於死生之際奇瑞之驗乃在天子之都其亦乘願力而至者耶

雲居祐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元祐王氏信州上饒人也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檗即往依之十餘年智辯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悅之少然祐不卹也南公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馬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

致祐為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為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媿出家願乞封回禮部牒免孤盧老衲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

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受
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
延之祐曰為攜此骨歸葬峰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
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
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
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
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日
夜集衆說偈而化時秋暑方熾而顏如生闍維得五色

舍利有光吞飲映奪久乃滅山林忽皆華白閱世六十
有六坐四十有二夏祐清癯髮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
好譏呵諸方惟自稱王祐上座云

贊曰余少時遊廬山謁公於玉澗道林堂是時公方病
起扶杖出依繩床瘦骨盡露神觀超詣如世所畫須菩
提所示數語皆可誦嗚呼今無復見此老矣其所施為
補叢林甚多特載其一二矯弊彰著者以激後學云

隆慶間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慶聞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
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事建州
昇山沙門德圓十七得度二十遠游性純至無所嗜好
唯道是究顏豐碩寡言語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即之
者一舉手而去以父事南禪師南公鍾愛之時與翠岵
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閒閒橫機無所讓順訴于
南公曰閒輕易且語未辨觸淨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
閒乃成是非其可哉閒嘗問南公文首座即雲何如在

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爾
來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南公嘗以事至雙嶺間自
翠巖來上謁南公問什麼處來對曰百丈來又問幾時
離對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對曰
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對曰百
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
界對曰諸佛未必到慶間境界又問如何是汝生緣處
對曰早晨喫白粥至今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對

曰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對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南公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為何事耶對曰只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也閒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閒曰也不消得南公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對曰他有何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閒曰作什麼曰他展兩手閒曰甚處學得者虛頭來南公大笑閒却展兩手南公喝之又問懽懽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對曰百雜碎曰

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提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對曰兩
重公案南公曰者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
得

時英邵武在同安作
首座間欲往見之

對曰渠也須到者田地始得曰

忽被渠指火鑪曰者箇是黑漆火鑪那箇是黑漆香卓
甚處是不到處對曰慶間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
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間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
僧堂對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對曰一梁柱一柱曰
此未是好處間曰和尚又作麼生南公以手指曰者柱

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對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
尚始得即趨去明日侍立乃問得座披衣向後如何施
設閒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
在對曰慶閒即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
閒撫掌云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公大笑云一等是
精靈南公在時學者已爭歸之及歿廬陵太守張公鑒
請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
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棄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

之西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
偈乃入浴浴出裸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為著
衣手足和柔髮剃而復出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
儼曰遺言令化閣維薪盡火滅跣趺不散以油沃薪益
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
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
沙道俗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
幾數斛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有六夏初蘇轍子由欲

為作記而疑其事方卧店夢有呵者曰聞師事何疑哉
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甚雋偉而其銘略曰稽
首三界尊聞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
其知言哉

贊曰潛菴為余言間為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
而假寐夢語衮衮而領略識之皆古衲機緣初以為適
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款誠於道精一如此唐
道蘆譏明皇褻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

間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

雲蓋智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守智生於劍州龍津陳氏幼依劍浦林重院沙
門某為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於建州開元寺初出
嶺至豫章謁大寧寬禪師時法昌遇公方韜藏西山智
聞其飽參詣之至雙嶺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滿庭山雪
未消智見一室邃僻試揭簾聞叱詬曰誰故出我煙蓋
遇方附濕薪火藉煙為暖耳智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

來對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
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智不敢犯其詞知其為遇
也乃敷坐具願親炙之遇使往謁真點胸久之無大省
發然勤苦不費剪爪之功及謁南禪師於積翠依止五
年又見英邵武於同安南公歿南游首衆僧於石霜謝
師直聞其名以書抵智曰果游嶽道由長沙幸屈臨庶
款晤師當恕其方以官守不當罪其坐致也智過師直
師直問曰龐居士問馬大師無絃琴因緣記得否智曰

記得師直曰龐公曰弄巧成拙是賓家是主家智笑指師直曰弄巧成拙師直喜之出世住道吾俄遷住雲蓋十年疾禪林便軟暖道心澹薄來參者掉頭不納元祐六年退居西堂閉戶三十年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容入室則堂室為滿智為人耐枯淡日猶荷鋤理蔬圃至老不衰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帥周種仁熟遣長沙令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令佐固邀曰太守以職事不得入山遣屬吏來迎意勤乃不往貽山門之咎智登輿而至

入開福齋罷鳴鼓智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智心知

墮其計不得辭乃受之明年三月七日

或云七月七日

陞座說

偈曰未出世頭似馬杓出世後口似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闇維得五色舍利經旬細民撥灰爐中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贊曰余至雲蓋依止之二年詳問黃檗翠巖故時事曰南公住黃龍天下有志學道者皆集南公視之猶不憚從容問其意曰我見慈明時座下雖衆不多然皆堂堂

龍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雲蓋
今又已矣叢林去南公已五十年當時號寒酸者亦不
可見余因傳其平生感之遂併記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六

宋 釋惠洪 撰

圓通訥禪師

淨因臻禪師

法雲圓通秀禪師

延恩安禪師

圓通訥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居訥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英特
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去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
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耆年

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
加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
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
訥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
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
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
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
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

為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在居訥之右於是詔璉璉至引對問佛法大

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嘗習定初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鷄鳴其精進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先兩刹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既老休居於寶積岫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歐陽文忠公貶異立教者獨尊敬訥與賢良蘇洵明允游相好云

贊曰法道凌遲沙門交士大夫未嘗得預下士之禮津津喜見眉目訥却萬乘之詔而以弟子行其尊法有體

超越兩遠觀其標致可諷後學至於臨衆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淨因臻禪師

南岳十二世

禪師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歲去上生院持頭陀行又六年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盞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而得旨訣於浮山遠禪師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

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
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
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云吾行遊京師因載之而北謁
淨因大覺璉禪師璉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
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
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宦日門填而臻一目
之慈聖上僊神宗詔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詔設高廣座
恣人問荅左右二下得未曾有懽聲動宮殿賜與甚厚

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慧林智海
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高麗使
三僧來就學臻隨根開悟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
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臻為人渠渠靜
退似不能言者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
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嘗語
門弟子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
跏趺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祥純謹奉

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纔掩脛不多為叢
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
掃墨竹謂人曰吾使遊人見之心自清涼此君蓋替我
說法也初說法於慶壽宮僧問慈聖仙遊定歸何所臻
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焉

贊曰余至京師尚及見之時年已八十褊首婆娑面有
孺子之色取次伽黎曳履送客可畫也黃魯直題其像
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

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法雲圓通秀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母夢有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

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為大僧天資峻拔軒昂萬
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
觸聲著京洛倚圭峰鈔以詮量衆議然恨圭峰學禪唯
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
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
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
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
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

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
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負氣拂膺去至
無為鐵佛謁懷禪師懷顙寒危坐涕垂沾衣秀易之懷
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秀
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懷
公移池入吳秀皆從之十年初說法於淮四面山杖笠
之外已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饑寒秀哀祖道不振叢

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栖賢有僧文慶寒陋不上眼秀遣
督割稻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寺十餘
年雲蓋顯禪師嗣也秀遣侍者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
曰竢稻入困乃還秀心竒之稱於衆後住栖賢二十年
秀寔使之也蔣山元禪師歿舒王以禮致秀嗣其席秀
至山王先候謁而秀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為慢已
遂不合棄去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
衆目笑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

已全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

叢林號為秀鐵面

秀曰當

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大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忝遽忘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脉

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為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繇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

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駙馬都尉王誥晉卿候
秀方饌客晉卿為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秀來未及揖
顧見不懌晉卿去即漫之

贊曰余至京師秀化去已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
烈尚可想已及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噉人平生以
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虛言哉

延恩安禪師

青原十二世

禪師名法安生許氏臨川人也幼事承天沙門慕聞年

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謁雪竇顯禪師顯歿依天衣懷
禪師衆推其知見又徧歷諸家耆宿指目為飽參來居
臨川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
十年大廈如化城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浙上天台沂淮
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
道翩然無侶倚杖於南昌上藍又徃武寧之延恩寺寺
以父子傳器貧不能守易以為十方草屋數楹敗床不
簣安安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為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

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栖止
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安與法雲秀公昆弟且相得
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而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謂弟
兄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安云云安讀之一笑而
已問其故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
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瞋視久之曰何哉安曰比
丘法當一盃行四方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
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間漢非癡乎安每謂人曰萬事

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贊曰懷禪師五坐道場皆衰陋處而能使之成寶坊安真能世其家者也安笑秀公架大屋養閒漢為癡正當以漫晉卿墨戲併按也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禪林僧寶傳卷

二十七至三十

補傳臨濟宗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七

宋 釋惠洪 撰

明教嵩禪師

蔣山元禪師

金山遠觀頴禪師

明教嵩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鐔津李氏七歲
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時
寧風有異女子姚精巖而住山時年百餘歲面如處子

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戛銅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沉湘陟衡嶽謁神鼎譚禪師譚與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袁筠間受記荊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古文慕韓愈拒我以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鰲隅李太伯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

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未幾復遊衡嶽
罷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志蓋憫道法陵遲
博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
之下至于達摩多羅為二十八祖密相付囑不立文字
謂之教外別傳書成遊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
之仁宗皇帝覽之嘉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
賜紫方袍號明教嵩再奏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參歐
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於

是律學者憎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古今左證甚明幾數萬言禪者增氣而天下公議翕然歸之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斂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常所持數珠亦不壞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閱世六十有六坐五十有三夏有文集總百餘卷六十萬言其甥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錢塘佛日禪

院應密學蔡公襄所請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
為人常瞋蓋嵩以瞋為佛事云

贊曰是身聚沫耳特苦業所持實本一念首楞嚴曰由
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然但
名為融通妄想念常清淨正信堅固則名善根功德之
力嵩生而多聞好辨而常瞋死而火之目舌耳毫為不
壞非正信堅固功德力乎余嘗論人之精誠不可見及
其化也多雨舍利譬如太平無象而蒸枯朽為菌芝嵩

其尤著聞者聰公可謂有子矣

蔣山元禪師

南岳十二世

禪師名贊元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之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重遲間靖寡言視之如鄙樸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遊方至石霜謁慈明禪師助春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嶽又與俱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以元繼其席舒王初

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
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
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
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
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
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
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屣甘澹薄如頭陀此為近
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

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
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
嘗饌僧俄報火廚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倉黃蟻蹙蜂
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
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文武於
道自白下門羣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堂危坐
職事者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
引去卒不問王弟平甫豪縱於人物慎許可見元即悚

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元復有難色平甫固請為說元曰
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
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
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
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叮嚀之曰善自護持平甫
曰佛法止於此乎元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
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為治者
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況出世間法乎元豐之初王

罷政府舟至石頭夜造山拜墳士大夫車騎填山谷王
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東偏從官賓客滿
坐王環視問元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王笑之王結
屋定林往來山中又十年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
終日而去有詩贈之其畧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
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人以爲
實錄元祐之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
塔于蔣陵之東平甫狀其行碑山中

贊曰舒王嘗手題其像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
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
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
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余讀此詞知其為本色住山人
也

金山達觀穎禪師

南岳十一世

禪師名曇穎生錢塘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僧神
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

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
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明安曰父
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會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
露穎惘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
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
即不與麼穎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塹子又問
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叢下睡猫兒穎
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

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搬人如何會穎不能對聰因植杖石坐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做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為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悟聰曰汝以此句為藥語為病語穎曰是藥語聰呵曰汝乃以病為藥又可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

者而猶以為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
事而已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
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
何受用聰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穎嘆曰纔涉脣
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即日辭去過京師寓
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
聞其議論隨機開悟李公問曰人死識歸何所荅曰未
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公

擬議穎堪其胷曰祇在者裏思量个什麼對曰會也只
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荅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
覓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
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
惑進曰心如何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
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舒州香爐
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隱靜明州雪竇又移住金山龍

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
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
何復書訣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穎
欣然遣搗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脩勿
怠曰吾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衆擁
步上方丈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
閱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穎英氣壓諸方薦福懷
禪師誦十玄談至祖意穎曰當日十聖未明此旨特以

聲律不協故爾三賢十聖序不如是懷曰宗門無許事
穎熟視以手畫按作十字曰汝識此字乎汝以為甌篲
耳懷無能言穎拂衣去曰我要與汝鬪死生吾不敵汝
也

贊曰東坡曰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似
至於二乘禪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臨死
生禍福之際不容偽矣吾視穎之謝世無以異人適城
市之易然真大丈夫也哉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八

宋 釋惠洪 撰

法昌遇禪師

楊歧會禪師

白雲端禪師

法昌遇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為人奇逸有大志自剃髮受具即杖策遊方名著叢林浮山遠禪師嘗指以謂人曰後學行脚樣子也辭遠謁南嶽芭蕉庵主谷泉三至

三遭逐猶謁之泉堪之曰我此間虎狼縱橫尿牀鬼子
三回五度來覓底物遇曰人言庵主見汾州泉乃解衣
抖擻曰汝謂我見汾州有多少奇特遇即禮拜問曰審
如庵主語客來將何祇待泉曰雲門胡餅趙州茶遇曰
謝供養泉曰我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麼遇乃去至
北禪賢禪師問曰近離什麼處遇曰福嚴曰思大鼻孔
長多少遇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
長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

又問來時馬大師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麼遇曰令
北禪莫亂統賢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
過和尚乃罷遇因倒心師事之時慈明禪師住興化過
賢公室遇佇立看其談笑賢曰汾陽師子可煞威獰慈
明曰不見道來者咬殺賢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
荒耶慈明舉拂子曰者箇因甚到今日賢未及對遇從
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賢呵曰汝具什麼眼目
乃敢爾遇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慈明將去至龍

牙像前指以問遇曰誰像遇曰龍牙慈明曰既是龍牙像何乃在北禪遇曰一采兩賽慈明曰像在此龍牙在什麼處遇擬對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兒見小利慈明呵逐之賢公除夕謂門弟子曰今夕無可分歲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圍爐向楮拙火唱村田樂可也免更倚他門戶旁他牆乃下座有僧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賢反顧問所以對曰和尚殺牛未納皮角耳賢笑擲暖帽與之僧就拾得跪進曰天寒還和尚帽子賢

問遇曰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領過後還江南
再遊廬山寓止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衆曰此事
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却受輪迴遇問曰如何是此事曰
薦取遇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什麼曰不是知音
者徒勞話歲寒遇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
遇曰暴虎馮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衆後遊西山睠雙
嶺深遠栖息三年與英邵武勝上座遊應法昌請決別
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

一劃曰者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遇
曰臨崖看滌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
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
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宗
門且止者箇事作麼生遇欲掌之英約住曰者漳州子
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
古屋數間遇至止安樂之火種刀耕衲子時有至者皆
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單丁開鑪日輒以一力搥鼓陞座

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
圍鑪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
砣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勲枉用修因證果喝一
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大寧寬禪師至遇
畫地作此④相便曳鋤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
按如何寬畫此④相即抹撒之遇曰寬禪頭名下無虛
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汲浪崢嶸幾多
頭角為龍去鰕蟹依前努眼睛南禪師至遇方植松南

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遇。』」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公指石曰：「者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却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此來南公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之。遇和曰：「葫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鰕。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公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

馬雙雙白玉蹄為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谿又
畫此○相示之遇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唵花下綵
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手御街遊又畫此○荅之
時南公道被天下叢林宗之而遇與之酬唱如交友一
時豪俊多歸之寶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
花猶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
不是和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語寶覺曰也大奇特遇曰
汝道祖師前段為人後段為人對曰祖師終不妄語遇

曰意作麼生對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遇曰如
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遇以拂子搖之對曰也
是為蛇畫足遇曰亂統作麼對曰須是和尚始得徐德
占布衣時未為人知遇特先識之山中往來為法喜之
游及其將化前一日作偈別德占德占時方丁太夫人
憂居家偈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
道明朝吉德占大驚呼靈源叟俱馳往遇方坐寢室以
院務什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三十年以護惜常

住故每自莅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手中杖子
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德占靈源屏息無荅者擲於地
投牀枕臂而化

贊曰余觀法昌契悟穩實宗趣淹博荷擔雲門氣無叢
林其應機施設鋒不可犯殆亦明招獨眼龍之流亞歟
然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撾鼓為十八泥像說禪
雖不及真單徒之有衆亦差勝生法師之聚石味其平
生未嘗不失牀頓足想見標致也

楊歧會禪師

南岳十二世

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

當罰宵遁去遊筠州九峯

或云潭州道吾

恍然如昔經行處眷

不忍去遂落髮為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挾楮余入典金穀時時憇語摩拂慈明

諸方傳以為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
會闕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
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為
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
此其原也慈明還興化因辭之還九峰萍實道俗詣山
請住楊岐時九峯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
禪乎會受帖問荅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
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為什麼如

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箇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

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牀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會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會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

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
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慶
厯六年移住潭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脈付守端

白雲端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守端生衡州葛氏

或云周氏

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

茶陵郁公剃髮年二十餘參顓禪師

或鵬禪師

顓歿會公嗣

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師
端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其過谿有省作偈甚奇能記

之否端即誦曰我有神珠一顆日夜被塵羈鎖

或云常被塵勞

羈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青山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

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
汝見昨日作夜狐者乎端曰見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
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是
大悟於言下辭去徧遊廬山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為
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聲爆耀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
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

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厭閒
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
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
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
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
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間房舒州小剎號法華住持
者如籠中鳥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
文請以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

之遷居白雲海會陞座顧視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
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
不前令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上帶出來底早已參
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有麼乃曰更與汝老婆
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著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為
什麼鼻孔不正為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發心今
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峻拔如此
僧請問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端作偈示

之曰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放肚裏了當下便不
饑又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端
又作偈曰九衢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感慨多冷地看
他人富貴等閒無奈幞頭何

贊曰楊歧天縱神悟善入遊戲三昧喜勘驗衲子有古
尊宿之遺風慶厯以來號稱宗師而白雲妙年俊辨膽
氣精銳克肖前懿至於應世則唾涕名位說法則蕩除
知見乃又逸格如大瀉之有寂子玄沙之有琛公臨濟

法道未甚寂寥也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

宋 釋惠洪 撰

大通本禪師

報本元禪師

禾山普禪師

雲居佛印元禪師

大通本禪師

青原十二世

禪師名善本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為潁人初母無子禱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

異方睟而孤母育於叔祖珍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脩
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
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師籍
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
謂人曰本他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圓成使聽
習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
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
圓照禪師道振吳中本徑造姑蘇謁於瑞光圓照坐定

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剛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栖賢出入卧內如寂子之於東寺元豐七年春絕九江遊淮山徧禮祖塔眷浮山巖叢之勝有終焉志遂居太守巖久之出世住婺州雙林六年浙東道俗追崇至謂傳大士復生移住錢塘淨慈繼圓照之後食堂日千餘口仰給於檀施而供養莊嚴之盛遊者疑在諸天

時號大小本神考

或作哲宗

間其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

號大通禪師又繼圓通之後本玉立孤峻儼臨清衆如
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麤與衆共未嘗以言徇物
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日填門夏屋萬礎塗金鏤碧
如地湧寶坊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
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
願見而不可得獨與法子思睿俱睿與余善為余言其
平生曰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語問其

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葷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閱世七十有五或三坐四十有五夏

贊曰本出雲門之後望雪竇為四世嫡孫平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演唱則左右顧如象王回旋學者多

自此悟入方其將終之夕越僧夢本歸兜率天味其為
人居處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不置之諸天尚何之
哉

報本元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慧元生倪氏潮陽人也垂髫凝然羣兒劇於前
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畧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
事佛僧可耳元聞之即前拜辭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
年十九剃落受具遊方至京師華嚴圓明法師者見而

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
無他求唯求佛法圓明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
橫目爭奪日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
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
洛京遊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俱無所解悟
治平三年春至黃龍時南禪師來自積翠龍象如蟻慕
而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
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

釋其疑即日發去熙寧元年入吳住吳江壽聖寺遣僧造黃龍投嗣法書南公視其款識未發謂來僧曰汝亟還令元自來僧反命元輟住持事策杖而來次南昌見寶覺禪師出世說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復還吳中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舟歸自雲川寇劫舟舟人驚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寇因背去元祐四年住承天萬壽寺衆益盛躬自持盂至湖湖人曰師到處為家何苦獨愛姑

蘇乎固留不使還蘇人間之爭持榼杖譁入湖曰何為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悵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為湖人所有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為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時右司陳公瓘瑩中在湖親見其事元脇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者唯元克肖之遺言葬於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有才

辨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太師楚國公公為請於朝詔諡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有旨特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嚴香火云

禾山普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德普繇州蒲氏子少尚氣節博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曰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為務是為希有

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
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峰疏義多臆說擿其失處誠學者
不可信老師皆數之曰圭峰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
黃蚍蜉撼樹之諭汝今是矣普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
矣清涼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
其微矣此其兆也時惟勝禪師還自江西呂大防微仲
由龍圖閣直學士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謁普衣
禪者衣竊聽其議終日一不能曉歸卧看屋梁曰勝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嘗業講有聲呂公世所謂賢者相與酬酢敬信如此而
吾乃不信可乎然所疑未解坐寡聞也乃出蜀至荊州
金鑾夜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了山情菴主普聞其飽
參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曰以
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
聖者皆藉之以為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
讀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
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

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曰
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吾聞禪宗有別傳法
故來耳衲笑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普曰其病安在衲
曰積翠南禪師出世久予見之不宜後見則當使汝疾
有瘳矣普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
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
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
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曰智

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
前問南公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
唾八年秋遊螺川待制劉公沆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
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
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虛設吾若死汝曹
當先祭乃令從令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
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置
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

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
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
全身塔于寺之左

贊曰初雲菴自九峰至廬山諸方禪者畢集門下雜遝
多英俊而雲菴嘗斂眉曰法道乃今而後未可知也有
問其意曰先師在黃檗衆不滿百而明眼輩幾半今雖
三倍當時然纔一兩人耳余時年少心非其論觀元普
兩禪師皆南公晚子也而其行已卓絕且如此則雲菴

之言如百衲帔天寒歲晚乃見效哉

雲居佛印元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了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去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足戒遊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荅捷給暹大稱賞以為

真英靈衲子也時年十九已而又謁圓通禪師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而西訥以元嗣璉之職江州承天法席虛訥又以元當選郡將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說法為開先之嗣時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丹陽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雲居凡四十年之間德化縑白名聞幼稚縉紳之賢者多與之遊蘇東坡謫黃州廬

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雲烟爭麗及其在金山則東坡得釋還吳中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拊掌稱善東坡嘗訪弟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洞山真淨文禪師聖壽聰禪師連牀夜語三鼓矣真淨忽驚覺曰偶夢吾等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耶子由撼聰公聰曰吾方

夢見戒禪師於是起品坐笑曰夢乃有同者乎俄報東坡已至奉新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問戒公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西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後與真淨書其畧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裙贈之

而東坡酬以玉帶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
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換得雲山舊衲衣又曰此帶
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尤相稱乞與
佯狂老萬回元所居方丈特高名妙高臺東坡又作詩
曰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
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
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牕几巉巖
玉為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

德雲只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太子少保
張公方平安道為滁州日遊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
木匣發之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
安道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號二生經安道欲刻以
印施四方東坡曰此經在他人猶為希世之瑞況於公
乎請家藏為子孫無窮之福元請東坡代書之鏤板金
山時士大夫師歐陽文忠公為古文公佐韓子詆我以
原性性者與生俱生之論為銓量元故以是勸之又嘗

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為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諷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者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元牀坐納其大展次公

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
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崔盧以門閥相高
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
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
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體觀文殿學士王公
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帥西塞濫殺罰留神空宗祈
妙語以澡雪之而元適至子淳請說法於上藍元炷香
曰此香為殺人不貶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衆

譚曰善子淳亦悠然意消靈源清禪師在衆時厠雲居
法席痛自韜晦而聲名自然在人口元陞座舉以為堂
中第一座叢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鐵面詰真如百
丈肅仰山簡皆元所賞識也李公麟伯時為元寫照元
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
居道者真不為拈華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漫
向風前颺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

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閱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骨面而秀清臨事無凝滯過眼水流雲散其為人服義疾惡初舉感鐵面嗣承天感曰使典粥飯供十方僧可也如欲繼嗣則慈感已有師元奇之又舉宣長老住甘露宣後賣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未有宗旨乞改正宣竟以是遭逐楊次公曰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元不卹元嘗遊京師謁曹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賜磨衲號佛印東坡滑稽於翰墨戲

為之贊世喜傳故併記之

贊曰佛印種性從橫慧辨敏速如新生駒不受控勒益其材足以御侮觀其臨事護法之心深矣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三十

宋 釋惠洪 撰

寶峯英禪師

保寧璣禪師

黃龍佛壽清禪師

寶峯英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洪英出于陳氏邵武人也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為書生英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訪道東遊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

登雲居峯巖勝絕為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論至為
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為無性之性不能自
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
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
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
今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即日造黃檗
謁南禪師於積翠夜語達旦南公加敬而已時座下龍
象雜遝而英議論嘗傾四座聲名籍甚嘗遊西山遇南

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英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為如何英笑曰楚人以山鷄為鳳世傳以為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為汝接汝行盃來我為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

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間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峯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

愛雙領順禪師問庵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
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英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
醋三赤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褪玄沙開
書是白紙於是順公屈服以為名下無虛士有同參在
石門分座接納英作偈寄之曰萬鍛鑪中鐵蒺藜直須
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熙寧
元年首衆僧於廬山圓通寺學者歸之如南公明年春
南公下世冬十月英開法於石門又明年六月知事紛

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
媿黃龍呼維那鳴鐘衆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
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
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贊曰英厭紛爭之衆而趨死又誠以骨石藏普通塔其
以死生為兒戲乎晉魏舒喪其室一慟而止曰吾不及
莊周遠甚桓溫殷浩兒時戲溫棄鞭而浩取之溫後喜
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戲劇之間自驗其材如

此英嘆領衆不肅而媿黃龍自鞭不赦可以為法哉

保寧璣禪師

南岳十三世

禪師名圓璣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收育之年十六視瞻精彩福清應天僧傳捧見之異焉曰若從我遊乎璣仰視欣然為負杖笠而歸俄試所習得度遊東吳依天衣懷懷歿師事黃檗南禪師密受記荊璣天姿精勤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為良田蒔松杉為美榦守一職十年不易南公稱以為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

攜璣與俱熙寧二年南公歿建塔畢辭去東林總公命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龜峯潭之大為爭迎致而璣堅卧不答寶覺禪師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掣肘徑去寶覺不強也人問其故對曰先師誠我未登五十不可為人師璣客於歸宗時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勸之以應翠巖之命從南昌帥謝景溫師直請也又十年移住圓通從金陵帥朱彥世英請也崇寧二年世英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近江淮縉紳都會休沐車騎

填門奕碁煮茗如蘭叢如玉樹而璣俎豆其中兀如枯
株然談劇有味睢陽許顗彦周銳於參道見璣作禮璣
曰莫將閒事掛心頭彦周曰如何是閒事荅曰參禪學
道是於是彦周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
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却璣謂彦
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疾學者味著文字作偈曰
不學文章不讀書頽然終日自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
是馬何曾喚作驢政和五年易保寧為神霄即日退庵

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疾二十二日浴罷說偈而逝閱
世八十有三坐六十三夏闍維有終不壞者二而糝以
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贊曰璣雅自號無學老而書偈於所居之壁曰無學庵
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至老得為僧宣和元年
正月詔下髮天下僧尼為德士女德而璣化去已逾年
矣夫豈苟然哉

黃龍佛壽清禪師

南岳十四世

禪師名惟清字覺天號靈源叟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
髫上學日誦數千言吾伊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
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出
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
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尋
常溝壑耳豈能藏哉黃龍寶覺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
無後時公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知端倪
夜誓諸佛前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為檀世世力

宏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寶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公風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魯直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荊乃公為之地寶覺鍾愛至忘其為師議論商畧如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張丞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州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

世昌請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其盛不減圓通
在法雲長蘆時寶覺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桓遷公居黃
龍不辭而往未幾寶覺歿即移疾居昭默堂頽然坐一
室天下想其標致摩雲昂霄余時以法門昆弟預聞其
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
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
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
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

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
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
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類如此間居十五年天下禪學
者知而親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爭親近之
乎非雷非霆而聲名常在人耳何脩而臻此哉平生至
誠惻怛於道而已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房遣
呼以栖首座至叙說決別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者
為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真歸告銘

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即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為所宗承是廁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曰脩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

曰即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茲
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去報化非
真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教
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
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
中臨濟玄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
清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
家微派班班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

緣勢迫晞墜因力疾釋俗從真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
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即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
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為銘誌張飾說
以浼吾至囑至囑因目所叙曰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
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
廣莫清漢欵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即
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
佛大水長船高公遺言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

隔也門弟子確誠克奉藏之而增脩其舊不敢違其誠
公賜號佛壽從樞密鄧公洵武請也

贊曰初靈源訃至讀其自作誌銘嘆曰何疾世自珍其
道之深乎收涕為之詞曰今年九月十有八清淨法身
忽衰颺生死鶻崙誰擘破披露夢中根境法無生塔成
自作銘人言無虧寧有成一切法空尚曰座此塔安得
離色聲障雲方增佛日晚長嗟更失人天眼但餘荷負
大法心乞與叢林照古今

禪林僧寶傳卷三十